

心 观念

传承党媒红色血脉

□ 张 坤

当中国青年报社离休干部、96岁老共产党员张焕章，精神抖擞走上台，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手中接过 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，庄严地佩戴在胸前时，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。

这是6月25日下午团中央直属机关举办 永远跟党走、奋进新时代 主题党日活动激动人心的一幕。这次活动分享交流党史学习教育收获，同时表彰先进，颁发 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，引导直属机关党员学习先进老党员事迹，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庆祝党的百年华诞。

根据中央统一安排部署，团中央直属机关共有160位老党员荣获 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。在现场，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为张焕章等7位入党50年以上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。

中国青年报社的离休老干部张焕章老人，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。1949年1月初被迫化装离校至杭州，并撰文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，同月底被调至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编辑、油印《简报》散发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参加筹办上海《青年报》。

1954年年底张老调到中国青年报社，任常驻祖国北疆的记者，写有《好八

连式的商店》等有影响力文章。他还参与了多项有重要影响的论文、调研报告和社科课题的组织、撰写工作。

张老还曾被北京市评为 健康老人，无论在和老人的接触中，总是会被他的那颗红色初心和天真童心感染打动。长期以来，本着 堂堂正正做人，实实在在办事，和睦睦相处，是是非非分清，快快乐乐生活，清清白白一生 的个人自律和热爱祖国、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操，张老不断努力奉献燃烧着自己。

如果说张老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永葆青春激情，为梦笔耕不辍，恐怕算一条吧！

老人近些年写了大量鞭挞假丑恶、歌颂真善美的诗篇。有的作品，他用小楷写好送我，勉励我更好地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。拳拳之心，日月可鉴。

这次活动中，和张焕章老人一起被颁发奖章的中青报老党员代表，还有80多岁的原印刷厂副厂长李金菊。1983年年初，她曾带着工人们试印出第一张《中国青年报》胶印报纸，为报纸高质量印刷出版走在全国前列作出了贡献。

和许多优秀的老中青报人一样，他们忠实记录着历史，也成为光荣的历史，有的事迹还被拍成影视作品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。

比如刚刚上映的电影《柳青》令人惊

喜。它表现了人民作家柳青扎根黄土地，与老百姓同呼吸、共命运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。

影片从1953年任《中国青年报》副刊主编的柳青申请下基层开始，讲述了他在邈方绝域皇甫村，卓荦不凡的创作历程。柳青曾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：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，他那么接地气。

影片刚映时我写过一篇小文章《大地深处那颗生命的好种子》，向这位前辈表示学习和敬意：

一位老同志退休后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忍不住回社里转转，当年他工作时早出晚归归路自行车，一骑就是几十年，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上下班的路。

有一天，他实在不能下楼了，只能打开窗户遥望报社的方向。如今，他就连说话也越来越感到吃力，一个周末，催儿子背他下楼，开车带着他向前行驶，向前，再向前，到海运仓！儿子知道父亲的心事，车子开到报社院墙外，老人摇下车窗，久久地把深情目光停留在那熟悉的银灰色楼。

这样的真实情景和故事还有很多。有位老同志说，离退休党支部的活动，大家每次都是认真积极地参加。活动室墙上，挂着凝聚了老党员们许多心血的书画作品，其中有几幅刺绣丝线画，是一位生重病的党员，在医院病床上，一针一线赶在党的生日前编织出来，作为献给党的生日礼物。

一位党龄61年的老干部即分享体会时说的一段话，打动了现场年轻人：

共产党员总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时候，冲在最前面，处处发挥吃苦奉献、先锋模范作用。我正是被共产党员的精神和信仰所激励感召，在1960年国家最困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

暖 心

当邱开培发现野象群休息的山包时，听见了人的喊声。他判断象群可能要转移，急忙爬上一片开阔的山地，支起脚架，用300毫米的长镜头对准山包间的平缓地带。果然，一群快速行走的野象，进入了他的镜头。

这是1990年11月下旬，邱开培独自在森林追象的第十五天。这天，他拍到了中国第一张野外亚洲象群的彩色照片。

作为云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，邱开培30年来常常一个人在热带雨林里，忍受着孤独与寂寞，以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，逃过无数危险，拍摄了大量雨林中的野生动植物，成为云南著名生态摄影家、西双版纳州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。他受命创办野象谷旅游景区，把毕生的心血和感情给了大象，是最懂大象的人之一。

只身一人密林追象15天

1973年，新闻纪录片《捕象记》在全国放映，人们第一次知道中国的野象住在西双版纳。

1990年11月初，刚从部队转业到邱开培，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报到上班。局长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张装在玻璃镜框里的24寸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有5头树林里的野象，影像有点虚。这是当时唯一的一张野象照片，被视为珍宝。

局长希望邱开培能拍到野象的照片，好好宣传西双版纳。

我向局长承诺，半年内，一定打破这个纪录。邱开培说。

亚洲象和非洲象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个象种。非洲象多生活在平坦的草原，而亚洲象在热带雨林里到处游荡。森林密度很大，要见到它们非常难，更不可能系统拍摄。

听说勐腊县尚勇保护区的玉米地里来了一群野象，邱开培兴奋地背上局里刚刚买回的尼康相机，坐上当天的班车，赶往200公里外的上中良寨子，横下心来冒一冒险。临别时，他告诉同事，如果15天后没出来，就来找他。

11月，山下田里的水稻已收完，2000亩玉米即将成熟，象群帮农民收割来了。每天天不亮，邱开培就带上老乡给他准备的饭，去追寻大象，他循着野象的脚印找到它们的休息地，却无法靠近。警卫象对人的感知很灵敏，离它二十米，它就发出低沉如闷雷一样的声音。如果还敢靠近，它就会发出短促尖利的大叫声，向人冲来。邱开培每天都在这样的惊吓中，畏缩不前，无功而返。

有一天，邱开培及早发现了警卫象。身材瘦小的他迅速爬上一棵高山榕树，但仍看不到象群。从上午10点等到下午4点，终于，树林里传来树枝被扯断的声音，邱开培惊讶地发现，象群离他不到40米。行动中的象群把树枝扯得噼里啪啦直响，小象不时发出愉快的欢叫声。

从官方调查到民间调查

资料显示，20世纪90年代，除西双版纳外，云南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的南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有10多头野象，它们是20世纪60年代末从缅甸迁移到中国的。政府非常重视对它们的保护，专门建立了南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。

那时候，人们并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大象。1990年，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，进行为期3年的野象种群调查。邱开培也参与了这次调查。

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调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调查人员进山出山都非常困难和危险。夜晚，森林一片漆黑，他们只能困守在用竹子茅草搭建的高高的观象塔上；白天，森林杂草太密，常常听见大象的声音



却难见其影。调查组工作两年，一张野象的照片都没拍到。

后来，调查组请来一位长期在非洲拍摄野生动物的专家，这位专家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月，也只能是听象长叹。

无奈，调查组从香港买了5台自动拍照装置，安装在如今野象谷景区的大象通道上。5台相机在半年里拍摄了10多个胶卷，里面有野猪、巨蜥、野象等动物。但由于相机镜头是28毫米的广角镜，只拍得到3头野象。此次调查认为，西双版纳的亚洲象有20多个群体，约150头—180头。

1996年2月，创办并担任野象谷旅游景区总经理的邱开培，组织员工开始了一次长达4年的亚洲象调查。

勐养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保护区，因为国道213公路从中间穿过，把保护区分成了东片区和西片区。野象谷处于两个片区的结合部，也是大象栖息的极佳环境。

邱开培说，大象是一种喜欢水的动物，除冬天外，大部分时间都要玩水、洗澡和滚泥。野象谷有丰富的水系，历史上叫三岔河，三条河的两岸是茂密的沟谷雨林，林下生长着大量野象喜欢吃的黑竹、野芭蕉、马鹿草等，山上有大大小小几十个野象喜欢的硝塘。野象谷建设成为旅游景区后，采取了很多人工招引野象的措施，定期在硝塘投放食盐，大面积种植竹子、野芭蕉、象草等野象喜欢吃的植物，使得野象谷成为西双版纳大象出现频率最高的区域。

景区在高空架设高架走廊和大树旅馆，人可以在空中走廊上安全行走观看大象，为调查大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

通过观察记录、照相、录像，邱开培团队发现，20世纪90年代，国家严厉打击猎杀大象后，野象出现了生育高峰期。据他们观察，大多数象群中刚出生或者1—4岁的小象占象群的40%—50%；1999年，一个20头象的象群，4岁以下的就有7头。到2000年10月，这一象群增加到26头。

2000年10月，他们在野象谷统计到象群和独象共191群(头)次。经对比分析，他们

认为有47个象群，大象总数在320头左右。虽然他们调查的野象总数可能有误差，但这次没有任何专家参与的民间调查结果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。

大象的路线

在野象谷工作10年，邱开培成了最懂大象的人之一。他能听懂大象吼叫声中的情绪和信息，能从大象行走的路线判断出是哪个象群，并预估他们的行踪。

大象在森林里不是漫无目的乱走，它们的目标非常清楚，行走的线路和到达的时间很准确。邱开培发现，每一群象选择过公路的路口不一样，在野象谷有森林隐蔽的7公里公路上，有10多个象群的过路口，每一个过口只专属于某一象群。思小高速公路经过野象谷一带，专门留出了大象的通道，但大象根本不走人人为它们留下的通道，偏要跨过公路的护栏，从危险的高速公路上经过，多次造成交通事故。这不能怪大象，是人不懂大象的习性。在邱开培看来，这里原来就是大象的通道，后来环境变了，但大象迁移的方向没有变，它们认准死理就要从那里过。

邱开培多次拍摄大象过路口的照片。大象怕人怕车，每次过路前，会在过口停很长一段时间，领头的母象先站到公路边，举着长鼻子四处观望，确认没有车或人时，才突然迈步，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公路，后面的象群三两头一组，快速跑过公路；有一次，过往的车辆太多，象群几个小时都没过去，邱开培让景区的保安把车辆拦住，象群才顺利通过。

最让他心疼的是有幼象的象群，两三头大象护着幼象慢慢穿越公路，走到公路边的排水沟，幼象往往会掉到沟里，护卫的大象用鼻子钩住幼象的身子往上推，反复几次才能把幼象推上坡。有一次，一头刚出生的幼象实在太软了，大象怎么都推不上去，往来的车辆又多，每过一辆车，大象都要将身子转向公路，以防车辆对幼象造成

伤害。人们至今都不知道象群是如何产生、如何分化的，但邱开培观察到，象群知道什么地方食物丰富，利用迁移的线路给自己圈定生存领地，每个象群都沿着占领的领地和行走路线前进，它们尊重其他象群已经占领的领地，相互间吼叫招呼一下，就离开了。保护区里许多村寨的农作物经常被象群侵害，但不论哪一年，侵害同一片庄稼的都是同一象群或是同一头象，没有看到过多个象群争斗的场面。野象谷里的硝塘，每个都由不同的象群专用，有的一年来一两次，有的一两年才来一次。

但是，象群也有它们共同分享的公共资源。

野象谷里有一个河湾，是景区观看野象的最佳场所。象群大多都要在这里洗澡，有时一个晚上会有两群象来。头一群玩上几个小时就走，让给另一群象。在这里，大象都把鼻子伸到河里的泥土里，长时间不动。邱开培猜测，那个河湾的泥土中，可能有某种其他地方没有的矿物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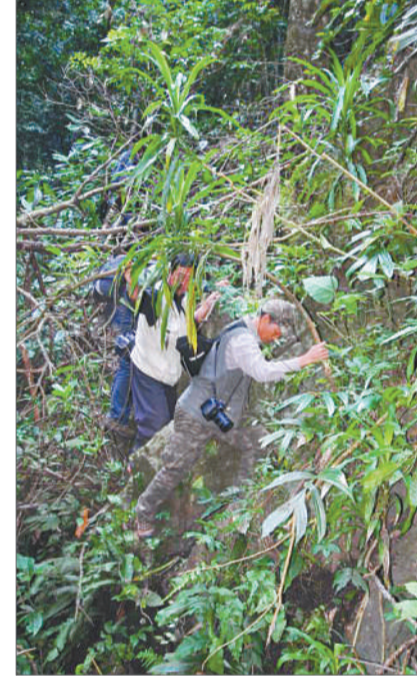
人象相处的信条

1995年8月，已经几十年没有野象出没的普洱市，机场旁边的森林边突然出现了一头独象。消息传开，引来无数人前去观看，有人还带上大象喜欢的食物。

对大多数没有直接受到大象伤害的人来说，这头独象是他们心中的明星，沉醉在象与人的亲和氛围中，忘记了大象凶野的一面。邱开培记得，这头象之后一两年内，不断往返到普洱，夏天吃农民的庄稼，冬天走进农民的家，把农民藏起来的粮食找出来吃了，搅得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，对这头独象先是爱后是恨。

独象因为长期独处，又大多长着一对诱人的象牙，往往成为猎杀者的目标，它们受到的伤害最多，对人也有一种仇恨心理，任何时候都对人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戒，最容易对人发动攻击，西双版纳多年来发生的大象伤人死伤的事件，大部分为独象

听最懂象的人讲述象的故事



上图：在密林里追象拍摄的团队，右一为邱开培。朱敏/摄 左图：进入村庄的大象。邱开培/摄

小象被迅速送到勐养保护区管理所，这是西双版纳数十年来捡到的第一头野象，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了专家进行救治。四五个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守候，定时给它喂奶、洗澡、量体温，记录它的一切活动，给它取名勐勐。

在精心饲养下，勐勐长得健壮可爱，为让它适应野外生活，经过几个月的调教，终于学会吃野生植物。经媒体的宣传，全国各地都有人汇款给它，天天都有人来看望它，给它送香蕉等水果。

勐勐一直被饲养在三岔河保护站，多位国家领导人来西双版纳保护区视察时，都看望过它。勐勐4岁时，一天突然摔倒站不起来，也不吃东西。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协助下，从斯里兰卡请来一位大象疾病治疗专家。他说小象得的是免疫力缺失造成的疾病。大象的免疫力是吃母乳才能获得，而勐勐从没吃过母乳。

日夜陪伴勐勐的饲养员不愿意放弃，他们用中草药给勐勐治疗。一个多月后，勐勐还真的站了起来，跟着饲养员到处走，吃了不少东西，但是不久后，它的身子开始萎缩，食量一天比一天少，终于有一天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。

后来，西双版纳发现过多头刚出生的小象，有的已经死亡，有的奄奄一息。2002年8月尚勇保护区管理所接到农民报告，发现一头小象。小象立即被接到野象谷大象学校收养。饲养员判断小象出生20多天，经过抢救，小象的体征恢复了正常，小象每天跟着饲养员，就像跟着妈妈一样，一刻也不离开人。然而不久它开始发烧，直至死亡。后来，兽医解剖发现，它的心脏有严重缺陷。

我们查阅资料后才知，大象妈妈从怀孕、生产、领小象的过程中，判断出小象有没有先天疾病，如果有，象妈妈就会毫不怜惜地将小象遗弃。邱开培说，这是大象为了种群的生存和发展，不得已而为之，是动物界自我协调、自我控制的结果。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野象食量非常大，每头象每天要吃100多公斤植物。邱开培说，大象没有固定的窝，它们在游走中，到什么地方想睡觉就在林中停下来，休息够了又继续走。夏天食物丰富，两三个小时就能吃饱，然后去找地方玩水洗澡滚泥巴直到天亮，冬天草枯树瘦，象群要花一个晚上才能吃饱肚子，和人一样，刚出生的幼象和两岁以内的小象，睡眠时间较长。小象困了，不分场合倒下就睡，其他大象只好守在身旁，让小象睡觉。

1992年夏天，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的5头野象，游过澜沧江到对岸的勐海县，在那儿定居，之后不断往来于勐海县和普洱市澜沧县之间，从5头增加到10余头；5头野象到来之前，先由一头公象前来探路，探路过程中，造成3名村民伤亡。

当野象总量超过自然承载力、食物供给不足时，野象就只能寻找新的生存地。邱开培说，象群迁移的根本动因是受食源地环境变化的影响，这对人类如何为野象提供栖息地提出了挑战。

在他看来，要解决人象冲突，首先要解决大象的生存问题。比如，搬迁保护区里的村寨，扩大野象的森林家园；依靠生物走廊，把西双版纳的森林孤岛串联起来。

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曾在西双版纳军分区工作过，他对大象也十分着迷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沈石溪发表了一篇动物小说《象群迁移的时候》，讲述了因为地震引起象群的恐慌，象群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移。为不让象群流出国外，当地军民齐心协力成功阻拦了象群，它们回到了原来生活的森林中。

2011年，邱开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：这是一头纯属虚构的故事。也许有一天，虚构故事会变为现实，这是我们极不愿看到的。

1989年8月的一天，勐养镇大河边村的玉米地来了一群野象，它们不吃玉米，只是围坐在一起发出悲哀的叫声，直到第三天才离开。

象群走后，村民们走近，发现一个两米深的洞，洞里有一头小象。大家把小象抬了出来，这是一头刚出生的小象，脐带还渗着血。原来，小象刚生下来就掉到洞里，象群守了50多个小时后，放弃了拯救的努力。

备受关怀的第一头救助小象